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五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蔣雲師

朱子語類卷五十三

孟子三

公孫丑中

以力假仁章

㬊叟問行仁與假仁如何曰公且道如何是行仁假仁曰莫是誠與不誠否曰這箇自分曉不須問得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處却好問如行仁便自仁中行出

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强財賦之多足以欺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故下文言伯必有大國其言可見又曰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拯民於水火之中此是行仁也齊威公時周室微弱夷狄强大威公攘夷狄尊王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這只是仁之功終無拯民塗炭之心謂之行仁則不可　卓

問以力假仁以德行仁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

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霸字之義曰霸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

夔孫

以德行仁者王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

僩

問以德行仁者王曰且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

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於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燾

仁則榮章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彖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

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葢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僩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宫室宫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

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帟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

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僩

或問法而不廛謂治以市官之法如何是市官之法曰周禮自有如司市之屬平價治爭訟謹權量等事皆其法也又問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又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市官

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軍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

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為市其中自有許多事廣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伊川之說如何曰伊川之說不

可曉横渠作二法其說却似分明謨

問廛無夫里之布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

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

十五家之布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曰亦

不可考又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

畒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_至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也蓋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没這身才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_燾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自和氣中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要生這人便是氣和然後能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着地別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箇箇肖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為心緣做箇語句難做着箇以生物為心　僩

問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

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温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人物皆得此理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又曰心如界方一面青一面赤一面白一面黑青屬東方仁也赤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又如寅卯辰屬東方為春巳午未屬南方為夏申酉戌屬西方為秋亥子丑屬北方為冬寅卯辰是萬物初生時是那生氣

方發這便是仁至巳午未則萬物長茂只是那生氣發得来盛及至申酉戌則那生氣到此生得来充足無餘那物事只有許多限量生滿了更生去不得須用収斂所以秋訓揫揫斂也揫斂箇什麽只是生氣到這裏都揫斂耳若更生去則無合殺矣及至亥子丑屬冬冬終也終藏也生氣到此都終藏了然那生底氣早是在裏面發動了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説復見天地之心也 胡泳

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滚到上面又滚下只管在裏面滚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滚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别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為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虚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為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

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内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隱若見他人入井時也須自有惻隱在池録作若未見孺子入井亦自是惻隱　問怵惕莫是動處因怵惕而後惻隱否曰不知孟子怎生尋得這四箇字恁地好夔孫

孟子赤子入井章間架闊須恁地看夔孫

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季札

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説話孟子説得極分明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　祖道

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也着脚手不得縱有許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霎時則了不得也是非辭遜羞惡雖是與惻隱並説但此三者皆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

三者又較大得些子義剛

非惡其聲非惡其有不救孺子之惡聲也升卿

問惡其聲而然何為不可曰惡其聲已是有些計較乍見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體察燾

或問非內交要譽惡其聲而怵惕惻隱形焉是其中心不忍之實也若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焉則

爲私欲蔽其本心矣據南軒如此說集注却不如此說曰這當作兩截看初且將大界限看且分别一箇義利了却細看初看惻隱便是仁若恁地殘賊便是不仁羞惡是義若無亷恥便是不義辭遜是禮若恁地爭奪便是無禮是非是知若恁地顛顛倒倒便是不知且恁地看了又却於惻隱羞惡上面看有是出於至誠如此底有不是出於本來善心底賀孫

先生問節曰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羞惡之類出來只

推得惻隱出來節應曰節以為當他出來曰是從這一路子去感得他出來 節

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 節

孟子論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一段如何說得

如此好只是平平地說去自是好而今人做作說一片只是不如他又曰怵惕惻隱羞惡都是道理自然如此不是安排合下制這仁字纔見那傷害底事便自然惻隱合下制這義字纔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仁與義都在那惻隱羞惡之先未有那惻隱底事時已先有那愛底心了未有那羞惡底事時已先有那斷制裁割底心了又曰日用應接動靜之間這箇道理從這裏迸將出去如箇寳塔那毫光都從

四面迸出去　僩

或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　銖。池錄作疾痛痾癢舉切吾身何處不有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能於此身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　季札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只是此心常存纔有一分私意便闕了他一分曰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築着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

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略挑血也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間隔癢疴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賀孫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或以為京師市語食飽時心動曰不然此是為動字所拘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心在腔子裏亦如云心只是在身裏呂子約云

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

豈無此心可學

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虛處

問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

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

之嘗説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劄着便痛問吾身固如

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常

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

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要理會在不在論

着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伯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靠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牕櫺問范曰此牕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當荅曰此牕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牕也要

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没巴鼻打壊了問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

僩

問滿腔子是惻隠之心如何是滿腔子曰滿腔子是只在這軀殼裏腔子乃洛中俗語又問惻隠之心固是人心之懿因物感而發見處前輩令以此操而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

感得出來如何强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裏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又問要惻隱之心常存莫只是要得此心常有發生意否曰四端中羞惡辭讓是非亦因事而發爾此心未當起羞惡之時而强要憎惡那人便不可如惻隱亦因有感而始見欲强安排教如此也不得如天之四時亦因發見處見得欲於冬時要尋討箇春出來不知如何

尋到那陽氣發生萬物處方見得是春耳學者但要

識得此心存主在敬四端漸會擴充矣僴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

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

充實都無空闕處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將刀割着

固是痛若將針劄着也痛如爛打一頓固是痛便輕

掐一下也痛此類可見僴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猶言郎郭此是方言指盈於

人身而言因論方言難曉如横渠語錄是呂與叔諸公隨日編者多陜西方言全有不可曉者 僩

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惡辭遜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遜是非便從這裏發來 夔孫

既仁矣合惻隱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 節

不成只管惻隱須有斷制 德明

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若不當惻隱而惻隱不當

羞惡而羞惡便是不中節 淳

仁義禮智性也且言有此理至惻隠羞惡辭遜是非始謂之心 德明

惻隠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情性者也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 季札

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 季札

王丈說孟子惻隠之心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只是

一箇物事離不得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心是心仁是性三者相因横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 閎祖

王德修觧四端謂和靖言此只言心不言性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只是言心曰固是言心畢竟那仁義禮智是甚物仁義禮智是性端便是情纔說一箇心字便是着性情果判然是二截如何 此處疑有闕誤 德修曰固是心統性情孟子於此只是說心

文蔚

問四端之端集解以爲端緒向見季通說端乃尾如何曰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說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廣

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羞者羞己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

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様分明但仁是摠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又曰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默動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舉仁義言亦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明作

四端皆是自人心發出惻隠本是說愛愛則是說仁如

見孺子將入井而救之此心只是愛這孺子惻隱元在這心裏面被外面事觸起羞惡辭讓是非亦然格物便是從此四者推將去要見裏面是甚底物事賜

仁言惻隱之端如水之動處蓋水平靜而流則不見其動流到灘石之地有以觸之則其勢必動動則有可見之端如仁之體存之於心若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然初無可見及其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見如怵惕於孺子入井之類是也卓

或問四端曰看道理也有兩般看得細時却見得義理精處看得粗時却且見得大槩處四端未見精細時且見得惻隱便是仁不惻隱而殘忍便是不仁羞惡便是義貪利無廉恥便是不義辭讓便是禮攘奪便是非禮是非便是智大段無知顛倒錯繆便是不智若見得細時雖有惻隱之心而意在於内交要譽亦是不仁了然孟子之意本初不如此只是言此四端皆是心中本有之物隨觸而發方孺子將入於井之

時而怵惕惻隱之心便形於外初無許多涯涘卓
惻隱羞惡是仁義之端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
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
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讓
之理發出來方有辭讓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
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
惻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自體認看仁

義禮智意思是如何又曰如今只因孟子所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意思因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意思因說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思因說是非之端可以識得智意思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一作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恰如有這般兒子便知得是這樣母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

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别取一箇根又曰孟子說性不曾說着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又曰人須擴而充之人誰無惻隱只是不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似火相似自

去打滅了水相似自去淤塞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

自去蹈折了便是了更無生意又曰孟子云仁義禮

智根於心心統性情故說心亦得賀孫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

於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

心便照見得有仁在裏面見穿窬之類而有羞惡之

心便照見得有義在裏面盖這惻隱之心屬仁必有

這仁在裏面故發出來做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屬義必有這義在裏面故發出來做羞惡之心譬如目屬肝耳屬腎若視不明聽不聰必是肝腎有病若視之明聽之聰必是肝腎之氣無虧方能如此然而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底心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底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之屬便有恭敬之心

見得是便有是之之心見得非便有非之之心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寳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又云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閑容易說出來然說得來連那本末内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孔子許多門弟子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來恁地若子思亦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燾

問前面專說不忍之心後面兼說四端亦是仁包四者

否曰然道夫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麽秋時又把甚収冬時又把甚藏時舉

惻隱是箇腦子羞惡辭讓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死物了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賜

因說仁義禮智之别曰譬如一箇物自然有四界而仁

則又周貫其中以四端言之其間又自有小界限各各是兩件事惻是惻然發動處隱是漸漸及着隱痛處羞是羞己之非惡是惡人之惡辭是辭之於己讓是讓之於人是非固是兩端 僩

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纔動三者亦自次第而見曰這四箇界限自分明然亦有隨事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兄便是義問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據看來多是相

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以傷這是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這是義帶仁意思曰也是如此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賀孫

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為要緊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做擗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為以知為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來是藏仁義禮惟是知得地了方得地是仁禮義都藏在智裏面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盡

發露只管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秋漸成漸藏冬依舊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賀孫

孟子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深淺如何升卿

着意讀孟子四端之類切要處其他論事處且緩不妨仔細看孟子說四端處兩段未發明一段處意思便與

發明底同又不是安排須是本源有方發得出來着實見得皆是當為底道理又不是外面事如此知得果性善便有實有主有輕有重又要心為主心把得定人慾自然沒安頓處孟子言仁人心也一段兩句下只說心 祖道

至問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莫是知得了方能擴而充之否曰知皆擴而充之即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

矣字文意不斷充是滿其本然之量却就上有擴字則是方知去推擴要充滿他所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問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文蔚

劉居之問知皆擴而充之章兩說充字寛夫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

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推廣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也賀孫

劉居之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乍見孺子入井此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辭讓是非方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恁地如羞惡辭讓是非不特於一件事

上恁地要事事皆然方是充滿慊足無少欠闕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掉了擴字只說充字蓋知字與始然始達字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才知得便自不能已若火始然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時舉

問知皆擴而充之曰上面言擴而充之是方知要擴充到下面苟能充之便掉了箇擴字蓋充字是充滿得

了如已到地頭相似擴字是方在箇路裏相似時舉

知皆擴而充之南軒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説知皆擴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淳

問知皆擴而充之曰這處與於止知其所止語意略同上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擴而充之

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當擴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則每事皆當擴而為義為禮為知亦各如此今

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箇也無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且恁地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人憎面前也自惶恐識得可羞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裏又要却說是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但當於知之之初便一向從這裏充將去便廣大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始然始達能有幾多於這裏便當斡開放出使四散流出去便是能擴如怵惕孺子入井之心這一些子能做

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明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都只是閑若能擴充於這一事發見知得這是惻隱之心是仁於别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仁如不欲害人這是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上有害人之處便不可做這也是充其惻隱即如齊宣王有愛牛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宣王能充着這心看甚事不可做只是面前見這一牛這心便動那不曾見底便不如此了至

於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這是多少傷害只為利心一蔽見得土地之美却忘了這心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且如土地無情之物自是不當愛自家不必愛之愛他作甚梁惠王其始者愛心一萌糜爛其民以戰已自不是了又恐不勝盡驅所愛子弟以徇之這是由其不愛之心反之以至害其所愛處這又是反著那心處子蒙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只是要擴而充之而今四端之發甚有不整齊處有惻隱處有合惻隱而不惻隱處有羞惡處又有合羞惡而不羞惡處且如齊宣王不忍於一牛而却不愛百姓嘑爾之食則知惡而弗受至於萬鍾之祿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而今則要就這處理會 夔孫

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此四者須當日夕體究令分曉精確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

毛如也及推擴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故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且如人有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而不羞當惡而不惡當辭而不辭當讓而不讓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者皆是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必有所以然也只此便是日用間做工夫處_廣

人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是此身綱紐其他更無當於其發處體驗擴充將去惻隱羞惡是非辭讓日間時時發動特人自不能擴充耳又言四者時時發動特

有正不正耳如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讓便是發錯了辭讓之心日間一正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方子

子武問四端須着逐處擴充之曰固是纔常常如此推擴少間便自會密自會闊到得無間斷少間却自打合作一片去木之

問如何擴而充之曰這事恭敬那事也恭敬事事恭敬

方是節

問推四端而行亦無欠闕曰無欠闕只恐交加了合惻隱底不惻隱合羞惡底不羞惡是是非非交加了四端本是對着他後流出來恐不對窠臼子問不對窠臼子莫是爲私意隔了曰也是私意也是不曉節又

問恭敬却無當不當曰此人不當拜他自家也去拜他便不是節

問推字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此充則填得來滿了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縁得這箇殼子滿只是箇空殼子又曰充是占得這地位滿推是推吐雷反向前去僴

問推四端無出乎守曰學者須見得守底是甚底物事人只是一箇心識得箇心卓然在這裏無走作雖不守亦自在學者且恁守將去賜

問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至以事父母曰此心之
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
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
一國或能推之于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
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㡬
胡問擴充之義曰擴是張開充是放滿惻隱之心不是
只見孺子時有事事都如此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
將去明日又就第二件事上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

及國自國及天下至足以保四海處便是充得盡問擴充亦是盡己推己否曰只是擴而充之那曾有界限處如手把筆落紙便自成字不可道手是一樣字又是一樣孺子入井在彼惻隱之心在我只是一箇物事不可道孺子入井是他底惻隱之心是我底義剛

問前日承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知意思且如朋友皆異鄉人一日會聚思意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

人便使人惡之這可見得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序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得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教誨而能辨別得真是真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擴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踏着了　賀孫

問體認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恤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

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必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則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

間匝匝都滿密𢹂𢹂地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欲之念便消且如惻隠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冐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　賀孫

楊至之云看孟子見得一箇大意是性之本體仁義之良心到戰國時君臣上下都一齊埋没了孟子所以

推明發見之端緒教人去體認擴充曰孟子高他都
未有許多意思今說得一體認字煞是遲鈍了孟子
孟子大段見得敏見得快他說話恰似箇獅子跳躍
相似且如他說箇惻隱之心便是仁之端羞惡之心
便是義之端只他說在那裏底便是似他說時見得
聖賢大段易做全無許多等級所以程子云孟子才
高學之無可依據道夫
周季儼云在興化攝學事因與諸生說得一部孟子先

生因問孟子裏面大綱目是如何答云要得人充廣
惻隱羞惡許多固要充廣如說無欲害人無穿窬之
心亦要充廣先生曰人生本來合有許多好底到得
被物遮蔽了却把不好處做合着做底事周云看孟
子說性只是道順底是纔逆便不是曰止緣今人做
不好事却順因問孟子以下諸人言性誰說得庶幾
周云似乎荀子以為惡却索性只荀子有意於救世
故為此說先生久之曰韓公之意人多看不出他初

便說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知信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下方說三品看其初語豈不知得性善他只欠數字便說得出黄嵩老云韓子欠說一箇氣禀不同曰然他道仁義禮知信自是了只說到三品不知是氣禀使然所以說得不盡賀孫因云自孟子說已是欠了下意所以費無限言語先生即舉程子之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若如說性惡性善惡混都只說得氣如孟子韓子之言

便是不論氣所以不全賀孫

或問性中只有四端信是如何曰且如惻隱羞惡實是惻隱羞惡便信在其中祖道

問四端不言信周子謂五性動而善惡分如信之未發時如何已發時如何曰如惻隱真箇惻隱羞惡真箇羞惡此便是信曰此却是已發時方有這信曰其中真箇有此理賜

問四端不言信如何曰公潑了椀中飯却去椀背拾振

問四端便是明德曰此是大者節問明明德只是擴充得他去曰不昏着他節

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問看得來如喜怒愛惡欲却似近仁義曰固有相似處廣

或問孟子言四端處有二大抵皆以心爲言明道却云惻隱之類皆情也伊川亦云人性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一以四端屬諸心一以四端屬諸情何也曰心包情性者也自其動者言之雖謂之情亦可也

去偽

集義

黄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

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賀孫

問何謂惻隱曰惻惻然也隱痛也又問明道先生以上蔡面赤為惻隱之心何也曰指其動處而言之只是羞惡之心然惻隱之心必須動則方有羞惡之心如肅然恭敬其中必動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皆自仁中

出故仁專言則包四者是箇帶子無仁則麻痺死了安有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痒則覺得痒痛則覺得痛痒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又問若指動言仁則近禪曰這箇如何占得斷是天下公共底釋氏也窺見些子只是他只知得這箇合惻隱底不惻隱合羞惡底不羞惡合恭敬底不恭敬又問他卻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曰然節

仁言惻隱之端程云端如水之動處蓋水平靜則不見

其動流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然初無可見及其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見如怵惕於孺子入井之類是也卓○按集義不見程說

四端伊川云聖人無端故不見其心今按遺書中止云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今云無端義亦不通恐誤○閎祖

龜山答人問赤子入井令求所以然一段好方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章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

先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廣

仁者如射但那發時毫釐不可差

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章

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已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已之善人樂於見取

便是許助他為善也淳

問是與人為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之意否曰然曰三者本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否曰然道夫

大舜樂取諸人以為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為善也是著人之善端蒙

與人為善蓋舜不私己如為人為此善一般丹卿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問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曰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己當廉却以利自汙己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又問所以不解作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不蔽賢說則下文不同矣曰然人傑

至問集注云進不隱賢不枉道也似少字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盡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至云尋常看此二句只云進雖不敢自隱其賢凡有所藴皆樂於發用然而却不妄進二句做兩

意看曰恁地看也得

伯夷不屑就已注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肯就而況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夷隘惠不恭不必言効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 僩

不屑去說文說屑字云動作切切也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必大録云不以就為重而切切急於就不以去為重而切切急於去○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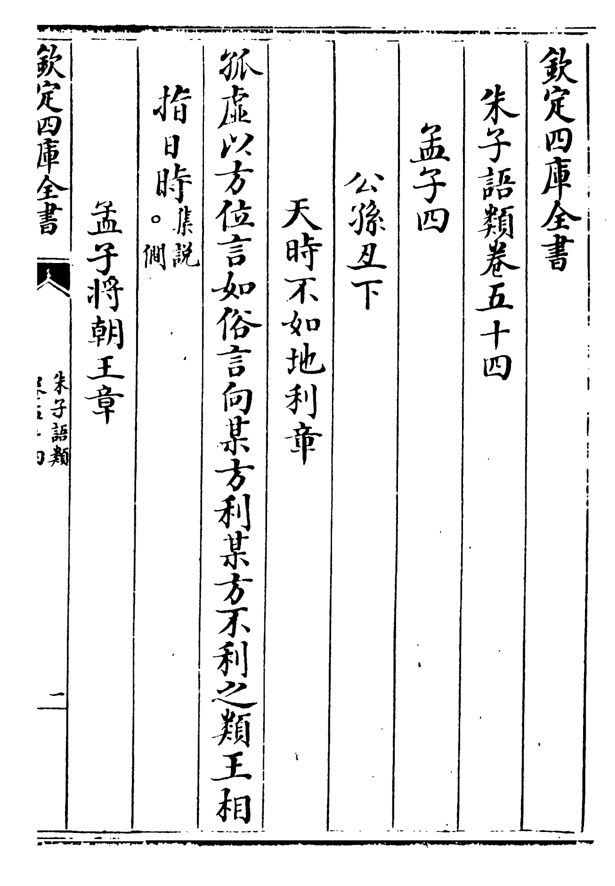
問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莫是後來之弊至此否曰伯夷自是有隘處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且如雖袒裼裸程於我側分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去僞

問柳下惠不恭是待人不恭否曰是他玩世不把人做人看如袒裼裸程於我側是已邵堯夫正是這意思

如皇極經世書成封做一卷題云文字上呈堯夫_[illegible]

或問明道云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伯夷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_{去偽}

朱子語類卷五十三



朱子語類卷五十四

孟子四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

狐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集說僩

孟子將朝王章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托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是以齊王不合托疾否曰未論齊王托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應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

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僩

或問孟子將朝王一段曰賢者在異國諸侯可以使幣聘之若既在本國賢者可以自去相見諸侯却不當去召他了葢異國則諸侯不能親往故可以聘在國則君自當去相見又豈可以召哉要見孟子出處之義更兼陳代與公孫丑問不見諸侯處及天子不召師幷之齊不見平陸事一道看方見得孟子自有一箇方法在問孟子不去亦兼惡其託疾不真實否曰

觀其終篇不如此說又問平陸大夫既以幣交得不是何故又受他底曰又恐他忽地自來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文勢似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若是義理不是則曾子豈肯恁地說

孟子之平陸章

王之爲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看得來古之王者甞爲都處便自有廟賀孫録云古人之廟不遷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賀孫云鎬

京却無二王之廟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于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而不徙也又如魯祖文王鄭祖厲王則諸侯祖天子矣三桓祖桓公則大夫祖諸侯矣故禮運曰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是三桓各立桓公廟於其邑也又問漢原廟如何曰原再也如原蠶之原謂既有廟而再立一廟如本朝既

有太廟又有景靈宫又問此於禮當否曰非禮也賀孫

云問郡國有原廟否曰行幸處有之然皆非禮也然以洛邑有文武廟言之

則似周亦有兩廟又問原廟之制如何曰史記月出衣冠遊之所賀孫云漢之原廟是藏衣冠之所謂藏高帝之衣冠於

其中月一取其衣冠出遊於國中也古之廟制前廟後寢寢所以藏亡者之衣冠故周禮守祧掌守先王

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至漢時却移寢於陵所

謂陵寢故明帝於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而悲哀縶

邑因謂上陵亦古禮明帝猶有古之餘意然此等議論皆是他講學不明之故他只是偶見明帝之事故為是説然何不使人君移此意於宗廟中耶又曰王之為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

廣。録

同賀孫

孟子為卿於齊章

問孟子賔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概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又却為使出

弔於滕末之

沈同以其私問章

孟子荅沈同伐燕一章誠為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乃善又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為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

那史記云鄒人孟軻勸齊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是此誤然亦有不可曉者僩

勸齊伐燕如何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則非孟子意也去偽

燕人畔章

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

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踈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你弟今却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

這件事來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因于郭鄰降為庶人想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詩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義剛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獪但當時於義不得不封他曰

看來不是狡獪只是獃子義剛

孟子去齊章

陳希真問孟子去齊處集注引李氏說憂則違之而荷蕢所以為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時舉

孟子去齊居休章

沙隨謂繼而有師命乃師友之師非師旅也正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事先生曰舊已有此說但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去時事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攷之則師旅爲當道夫

朱子語類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五十五 五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蔣雲師

朱子語類卷五十五

孟子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為世子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性善作甚底賜

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德明

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子告人躐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今於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若說我要做好事所謂這些意能得幾時子端蒙

劉棟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

舜為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道夫

問孟子言性何必於其已發處言之曰未發是性已發是善可學

孟子道性善其發於外也必善無惡惡非性也性不惡矣節

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禀曰是孟子不曾思量到這

裏但說本性善失却這一節問氣禀是偶然否曰是
偶然相值着非是有安排等待問天生聰明又似不
偶然曰便是先来說主宰底一般忽生得箇人恁地
便是要他出来作君作師書中多說聰明葢一箇說
白一箇說黑若不是聰明底如何遏伏得他衆人所
以中庸亦云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
且莫說聖賢只如漢高祖光武唐憲宗武宗他更自
了得某甞說韓退之可憐憲宗也自知他只因佛骨

一事忤意未一年而憲宗死亦便休了葢只有憲宗會用得他池錄作憲宗也會用人　或曰用李絳亦如此曰憲宗初年許多伎倆是李絳教他絳本傳說得詳然絳自有一書名論事記記得更詳如李德裕獻替錄之類夔孫

李仲賓問注云惟堯舜為能無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葢有恬於嗜欲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曰不蔽於彼則蔽於此不蔽於此則蔽於彼畢竟須有蔽處物欲亦有多少般如白日須是雲遮方不見若無雲豈應

不見耶此等處緊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為何物反求吾心有蔽無蔽能充不能充不必論堯如何舜又如何如此方是讀書閎祖

或問孟子道性善章着秉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亦只說得時暫發見處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得他人事初無領於己若要看得自己日用工夫惟程子所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

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不善
此語最爲親切學者知此當於喜怒哀樂未發加持
敬工夫於喜怒哀樂已發加省察功夫方爲切己曰
不消分這箇是親切那箇是不親切如此則成兩截
了蓋是四者未發時那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
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
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
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蓋靜中有動者存動中有靜

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静静中見得動若説動時見得是一般物事静時又見得别是一般物事静時見得是這般物事動時又見得不是這般物事沒這説話盖動時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静時所養底物事静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静只是一箇物事燾

性圖

惡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為惡

性善性無不善善發而中節無往不善

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其本原一切為他啟廸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畧未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漏逗了當時啟廸之言想見甚好惜其不全記不得一觀揚

問集注云云 曰大槩是如此孟子七篇論性處只此一處已說得盡須是日日認一過只是要熟又曰程子

說才與孟子說才自不同然不相妨須是子細看始得　賀孫

問三子之事成覸則若參較彼己顔子則知聖人學之必可至公明儀則篤信好學者也三者雖有淺深要之皆是尚志曰也畧有箇淺深恁地看文字且須看他大意又曰大抵看文字不恁地子細分別出來又却鶻突到恁地細碎分別得出來不曾看得大節目處又只是在落草處尋道夫曰這般緊要節目其初

在道性善其中在夫道一而已矣其終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曰然道夫

符舜功問滕世子從孟子言何故後來不濟事曰亦是信不篤如自楚反復問孟子孟子已知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則是知性不的他當時地步狹本難做又識見界未嘗立定得志且如許行之術至淺下且延之舉此可見可學

或問孟子初教滕文公如此似好後來只恁休了是如

何曰滕國小絶長補短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一鄉然
孟子與他說時也只說猶可以為善國而已終不成
以所告齊梁之君者告之兼又不多時便為宋所滅
因言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委吏則為
委吏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至孟子則必得賓
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聖
人則無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
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亦是講學之有闕蓋他心量

不及聖人之大故於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儘無窮人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一兩件又困了惟是聖人便事事窮到徹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正淳曰如夏商之禮孔子皆能言之却是當時杞宋之國文獻不足不足取以證聖人之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嘗聞其畧也而已廣

滕定公薨章

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何益

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疏之服飦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可學

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廣

滕文公問為國章

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

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 廣

孟子説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亦難如此移改禮記正義引劉氏皇氏之説正是獃人説話蓋田地一方溝洫廬舍成之亦難自五十里而改為七十里既是七十里却改為百里便都着那趲動此擾亂之道如此則非三代田制乃王莽

之制矣 必大

孟子說貢助徹亦有可疑者若夏后氏既定五十而貢之制不成商周再分其田遞相增補豈不大擾聖人舉事恐不如此如王莽之封國割某地屬某國至於淮陽太守無民可治來歸京師此尤可笑正義引劉氏皇氏熊氏說皆是臆度迂僻之甚 人傑

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十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 方

世禄是食公田之人問鄉長比長之屬有禄否曰恐未必有問士者之學如何曰亦農隙而學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德明錄他作卿

孟子只把雨我公田證周亦有公田讀書亦不須究盡細微因論永嘉之學於制度名物上致詳〇方子

問滕文公為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為後法曰他當時大故展拓不去只有五十里如何做得事看得來渠國亦不甚久便亡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是封建

小國恐是燕韓之類曰然可學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如古注之説如何曰若將周禮一一求合其説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去僞

或問耕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

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卻行井牧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便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井田之法孟子說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此都是孟子抝處先是五十後是七十又是一百便是一番打碎一番想聖人處事必不如是勞擾又如先儒說封建古者公侯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則斥大疆界始大封侯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如此則是將那小底移動添封為大國豈有此理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如五六十家或百十家各立箇長自為一處都來朝王想得禮數大段蕞苴後來到夏商衰時皆相吞併漸漸大了至周時只有千八百國便是萬國吞併為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畢竟是因而

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却封爲大國然聖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截然謂如封五百里國這一段四面大山如太行却有六百里不成是又挑出那百里外加封四百里這一段却有三百五十里不成又去别處討一段子五十里來添都不如此殺定蓋古時去周已七八百年如今去隋時旣無人記得又無載籍可攷所以難見得端的又周封齊魯之地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所以封齊魯之地極廣如魯

地方千里如齊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是多少廣闊燾

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餘夫二十五畝乃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亦只是言大槩耳未必曾見周禮也時舉

有為神農之言章

徳脩觧君民並耕以為有體無用曰如何是有體無用

這箇連體都不是德脩曰食豈可無但以君民並耕而食則不可不成因君民不可並耕却不耕耕食自不可無此是體以君民並耕則無用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若是以君民並耕畢竟體已不是文蔚

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不與江通大綱如此說去謨

問振德是施惠之意否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教之放勛曰曰字不當音馹當

墨者夷之章

夷子以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似知所先後者其說如何曰人多疑其知所先後而不知此正是夷子錯處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為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矣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親之言而不知愛無差等之為二本也夫僞

亟夫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相類否曰既是愛無差等何故又施由親始這便是有差等又如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之臨時譔出來湊孟子意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時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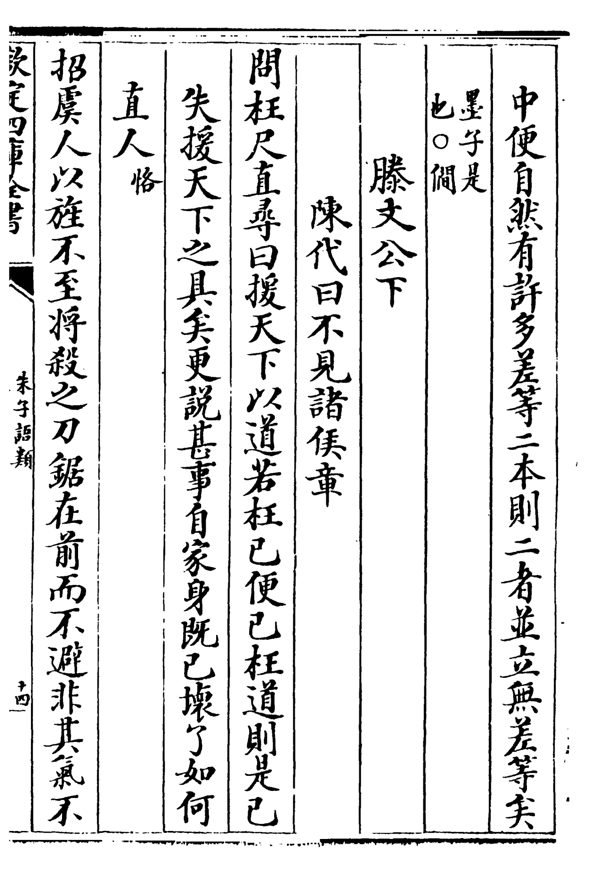
問愛有差等此所謂一本蓋親親仁民愛物具有本末也所謂二本是如何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退與彦忠論此彦忠云愛吾親又兼愛他人之

親是二愛並立故曰二本德明

或問一本曰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本有兩根也燾

問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株夷子却視他人之親猶己之親如牽彼樹根強合此樹根曰愛無差等便是二本至曰命之矣之字作夷子名看方成句法若作虛字看則不成句法曰是至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既是一本其



中便自然有許多差等二本則二者並立無差等矣墨子是也○僴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問枉尺直尋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己枉道則是己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説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恪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

餧如何孫得　閎祖

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　方子

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　燾

射者御者都合法度方中躄奚不能正射王良以詭御就之故良不貴之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今人尋得亦無用處故不肯俟景反時士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尚存今射亦有法一學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

是胡亂射將來又學其法不得某舊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却依法元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揚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敬之問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曰大緊只是無些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

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恪

居之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廓然大公無私欲之蔽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擇之云廣居就存心上說先生曰是也立字是就身

上說行字是就施為上說 賀孫

居之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僻曲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 植

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才有私意則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只見分小著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為此官則為此官當在此則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荊棘之場人生只是此三

事節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閎祖

問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是浩然之氣否曰然浩然之氣須是養有下工夫處居廣居以下是既有浩然之

氣方能如此大雅

問居天下之廣居云云如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若去那裏立便不是正位林擇之云如不與驩言之事亦是正位曰然

公孫丑問不見諸侯章

問公孫丑言孟子不見諸侯何故千里來見梁惠王曰以史記考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來者亦是勞慰之辭爾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如平日在

諸侯國內雖不為臣亦有時去見他若諸侯來召則便不去蓋孟子以賓師自處諸侯有謀則就之如孟子一日將見王王不合使人來道我本就見緣有疾不可以風不知可以來見否孟子才聞此語便不肯去時坐間有楊方縣丞者云弟子稱其師不見諸侯必是其師尋常如此其見梁惠王亦須有說但今人不肯便信他說話只管信後人言語所以疑得孟子如此謨

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因說孟子不見諸侯及此○僩

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

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贐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至

公都子問好辯章

居之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麽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齾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

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

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賀孫

堯晚年方遭水堯之水最可疑禹治之尤不可曉胡安

定說不可信掘地注海之事亦不知如何掘蓋堯甚

以為儆必不是未有江河而然滔天之水如何掘以

注海只是不曾見中原如何此中江河皆有路道常

疑恐只是治黄河費許多力黄河今由梁山泊入清

河楚州振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縁便懼且何足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奥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

有所畏懼而不犯耳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凡例加某字其例為如何去某字其例為如何盡是胡說問孔子所書辭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曉它筆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筆削之意三家懼其久而泯没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既久是以不無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薨于齊公之喪

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攔遏住他使之不得侵齊桓公死又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横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渰浸必矣此等義何難曉問讀春秋之法曰無它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

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問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深蘇子由教人看左傳不過只是看它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 僩

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辯是如何與他有甚冤惡所以闢之如不共戴天之讐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

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喚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可恕這只喚做賊邊人賀孫

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麄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

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時舉

因居之看好辯一章曰墨氏愛無差等故視其父如路人楊氏只理會自己所謂修其身而外天下國家者故至於無君要之楊墨即是逆理不循理耳如一株木順生向上去是順理今一枝乃逆下生來是逆理也如水本潤下今洪水乃横流是逆理也禹掘地而

注之海乃順水之性使之潤下而已暴君壞宮室以為污池棄田以為園囿民有屋可居有地可種桑麻今乃壞而棄之是逆理也湯武之舉乃是順理如楊墨逆理無父無君邪說誣民仁義充塞便至於率獸食人人相食此孟子極力闢之亦只是順理而已此一段多推本先生意非全語○植

敬之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没其身而

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

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

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

欲兼天下之人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

君親則當先救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

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

所以為禽獸也孟子之辯只縁是放過不得今人見

佛老家之説者或以為其説似勝吾儒之説或又以

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南升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無闕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

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率獸食人亦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坵墟亦其驗也如近世

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
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
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他初間也何嘗有患
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
終必至於是耳或云若論其修身行己人所不及曰
此亦是他一節好其他狠厲偏僻招合小人皆其資
質學問之差亦安得以一節之好而蓋其大節之惡
哉吁可畏可畏個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遥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僩。論楊墨餘見端類盡心上及異

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為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

朱子語類卷五十五